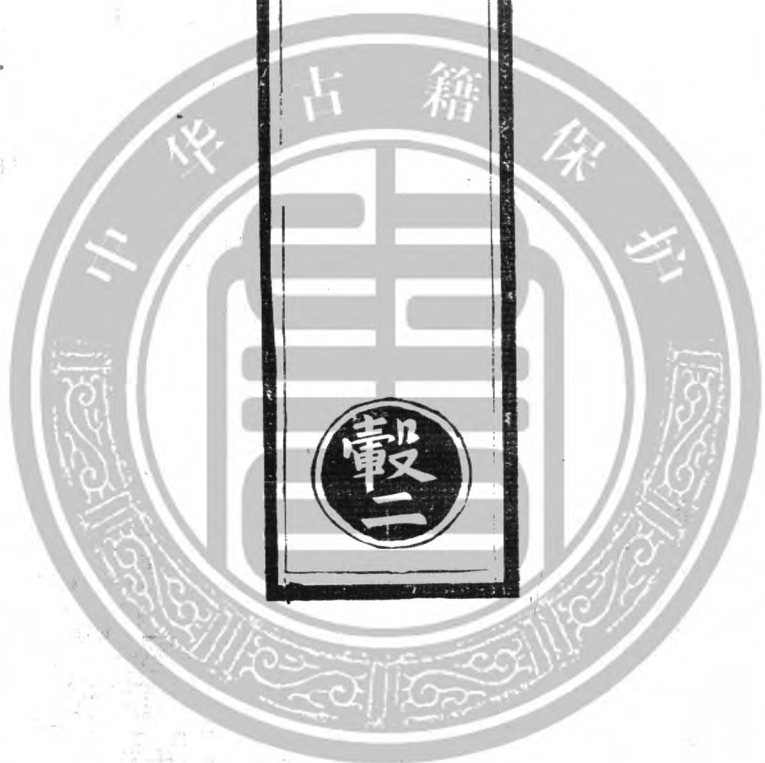


老子翼卷之二

卷二



抱樸則少私寡欲而天下無事矣素未受
采樸未斲器此所謂性之初也實也夫遊
于性之初故雖有身而實無身其有私焉
者少矣雖有心而實無心其有欲焉者寡
矣然則見素抱樸乃聖智仁義之精也焉

教二

廿五

用文之蓋老子絕之于彼正欲其屬之于
此學者不察其意而但知其絕而棄之猥
云老子之論蕩而不法也斯所謂不得於
言者乎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

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怕兮其
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
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
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忽兮若晦寂兮無似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
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唯上聲阿烏何反皆應聲唯恭而阿慢也
荒廣遠也怕古泊字靜也兆如龜兆之坼
動之微也孩小兒笑也笑則情動而識生

矣有歸必稅駕而不乘乘乘兮無所歸無
住著也馬巨濟曰性無餘欠有餘皆分外
也享太牢登春臺則所得皆分外故曰衆
人皆有餘遺失也沌如渾沌之沌無知也
一作純小明為昭察苛細也悶莫奔反頑

不知痛痒也古謂都為美郊為鄙食音嗣
食母乳母也見體記內則篇

蘇註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不知性命之正而以
學求益增所未聞積之不已而無以一之

則以園害方以直害曲其中紛然不勝其
憂矣患夫學者之至此故曰絕學無憂若
夫聖人未嘗不學而以道為主不學而不
少多學而不亂廓然無憂而安用絕學邪
學者溺于所聞而無以一之則唯之為恭
輕
阿之為慢不可同日言矣而況夫善惡之
相反乎夫唯聖人知萬物同出于性而皆
成于妄如畫馬牛如刻虎彘皆非其實濬
焉無是非同異之辨孰知其相去幾何哉
苟知此矣則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

而不相悖無是怪矣聖人均彼我一同異
其心無所復留然豈以是忽遺世犯分亂
理而不顧哉人之所畏吾亦畏之人之所
為吾亦為之雖列于君臣父子之間行于
禮樂刑政之域而天下不知其異也其所
以不嬰于物者惟心而已人皆徇其所知
故介然不出畦畛聖人兼涉有無無入而
不可則荒兮其未可央也人各溺于所好
其美如享太牢其樂如春登臺囂然從之
而不知其非唯聖人深究其妄遇之泊然

不動如嬰兒之未能孩也乘萬物之理而不自私故若無所歸衆人守典所知各自以為有餘聖人包舉萬物而不主于一超然其若遺也沌沌若愚而非愚也世俗以分別為知聖人知群妄之不足辨也故其

較二

廿七

外若昏其中若悶忽焉若海不見其津涯漂然無定不見其宿止也人各有能故世皆得而用之聖人才全德備若無所施故疑于頑鄙道者萬物之母衆人狗物忘道而聖人脫遺萬物以道為宗譬如嬰兒無

所雜食食于母而已

筆乘

人之為學憂不得善也吾能絕學則奚憂之有然非強絕也知性本無善也彼為學者雖異于惡而離性則一其少異者如唯與阿之間耳夫以善惡之同而聖人亦不廢善者蓋人之所畏不得不畏所謂吉凶與民同患也至其心游于性初方且荒兮未決而豈若善之有涯涘可限量哉故人之樂善如享太牢春登臺而我獨泊兮如

嬰兒之未孩無朕彼也乘乘者無所歸無
棲泊也人之得善皆有所止而我獨若遺
若愚人之沌沌無知識也人皆昭昭察察
皆若有所以而我獨昏也悶悶也忽兮若
海漂兮無所止也此豈聖人真頑且鄙哉

以衆皆逐其子我獨貴其母不能不與衆
異耳蓋性無善惡而善惡萬法皆從此而
生故謂之食母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今恍兮其中有象惚兮其中有物窈兮

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
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
哉以此

孔大也窈烏了反恍惚窈冥皆不可見之
意鄧錡云恍惚便是物非恍惚之中更別

載二

共

有物經云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
是也窈冥便是精非窈冥之中更別有精
張平叔云窈冥莫測是真精是也王輔嗣
曰信驗也閱自門出者一一而數之言道
如門萬物皆自此往也漢書此如傳舍所

閼多矣陸機賦川閼水而成川世閼人而
為世其用字之義并同一訓經歷亦同此
義甫美也又始也

蘇註

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為德則有容矣故德

者道之見也自是推之則衆有之容皆道
之見于物者也道非有無故以恍惚言之
然及其運而成象著而成物未有不出于
恍惚者也方有無之未定恍惚而不可見
及夫有無之交則見其窈冥深眇雖未成

形而精存乎其中矣物至于成形則真偽
雜矣方其有精不容偽也真偽既雜自一
而為二自二而為三紛然錯出不可復信
矣方其有精不吾欺也古今雖異而道則
不去故以不去名之唯未嘗去故能以閱
衆有之變矣甫美也雖萬物之美不免于
變也聖人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以能
體道而不去故耳

穀二

廿九

筆乘

道無形容不可形容即屬之德然知德容

則道亦可從而識如所謂恍惚窈冥是也
人之學道喜于有作至恍惚窈冥類苦其
芒蕩難於湊泊矣不知惚恍無象即象也
恍惚無物即物也窈冥無精即精也如釋
典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也暫為假
常為真恍惚窈冥則不以有而存不以無
而亡夫孰真且信于此故曰自古及今其
名不去也昧者乃謂惚恍窈冥之中真有
一物者夫惚恍窈冥則無中邊之謂也而
物奚麗乎況有居必有去又何以亘古今

而常存乎然則曷謂閱衆甫也甫始也人
執衆有為有而不能玄會于微妙之間者
未嘗閱其始耳閱衆有之始則知未始有
始則衆有皆衆妙而其為恍惚窈冥也一
矣是所以知衆有即真空者以能閱而知
之故也釋氏多以觀門示人悟入老子之
言豈復異此故閱衆始則前際空觀其徼
則後際空萬物並作觀其復則當處空一
念歸根上際永斷而要以能觀得之學者
誠有意乎知常也則必自此始矣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
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
自見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
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
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轍二

三

窪烏瓜反夫音符

蘇註

聖人動必循理理之所在或直或曲要於
通而已通故與物不迕不迕故全也直而
非理則非直也循理雖枉天下之至直也

衆之所歸者下也雖欲不盈不可得矣昭
昭察察非道也悶悶若將敝矣而日新之
所自出也道一而已得一則無所不得多
學而無以一之則惑矣抱一者復性者也
蓋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
皆抱一之餘也故以抱一終之目不自見
故能見物鏡不自照故能照物如使自見
自照則自為之不暇而何暇及物哉不自
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
故以不爭終之世以直為是以曲為非將

筆乘

轂二

三

循理而行于世則有不兌于曲者矣故終
篇復言之曰此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夫
所謂全者非獨全身也內以全身外以全
物物我兼全而復于性則其為直也大矣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凡以明少
則得也一少之極也抱一而天下式則其
得多矣故一國三公不知誰適十羊九牧
詎可得芻喪生者繇其多方亡羊者苦于
岐路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樂得之同于德者德亦樂得之同于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自旦及晡為終朝自早及莫為終日風雨震蕩飄忽必不能久岐伯所謂亢則害承乃制也樂入聲

蘇註

言出于自然則簡而中非其自然而強言

之則煩而難信矣故曰道之出口淡乎其
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
既此所謂希言矣陰陽不爭風雨時至不
疾不徐盡其勢之所至而後止若夫陽亢
于上陰伏於下否而不得洩于是為飄風

暴雨若將不勝然其勢不能以終日古之
聖人言出于希行出于夷皆因其自然故
久而不窮世或厭之以為不若詭辯之悅
耳怪行之驚世不知其不能久也孔子曰
苟志于仁也無惡也故曰仁者之過易辭

志于仁猶若此而况志于道者乎夫苟從事于道矣則其所為合于道者得道合于德者得德不幸而失雖失于所為然必有所得於道德矣不知道者信道不篤因其失而疑之于是益以不信夫唯知道然後不以得失疑道也

穀二

三二

筆乘

道以自然為至而世希言之者喜于作也有作必有輟惡能久乎即飄風驟雨之不能久焉亦可見也從事于道者不然從事

于道則自然矣自然則本無所得亦復何失無得無失而隨世之得失故為德為失皆信其所至而無容心焉無不同矣無不同亦無不樂乃其理也夫無不同則求其信且不可得況不信乎苟離道而為德不能同于失矣離德而為失不能同于德矣不能同于德同于失而欲其同于道者未之有也所謂信不足巨有不信也皆飄風驟雨之類也或曰首桷巖言非因緣非自然而老氏以自然為虛宥以異乎余曰無

以異也夫所惡夫自然者有所自而自有
所然而然也有所自而自有所然而然則
是自然也在有物之上出非物之下是釋
氏之所訶也老聃明自然矣獨不曰無名
天地之始乎知無名則其自也無自其自

穀二

三三

也無自則其然也無然其自無自其然無
然而因若緣曷能囿之故曰精覺妙明非
因非緣非自然非不自然離一切相即一
切法蓋所謂不可道之常道如此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

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曰餘食
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跂與企同薛云舉踵曰跂張足曰跨立欲
增高則反害其立行欲增闊則反害其行
贅疣贅也行當作形古字通也食餘人必

惡之形贅人必醜之左氏人將不食吾餘
莊子附疣懸贅出乎形而侈乎性是也惡
去聲處上聲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

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
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
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然

混渾通先悉薦反強上聲介甫去寂止也

寥遠也羅什曰妙理常存故曰有物萬道
不能分故曰混成鍾會曰廓然無偶曰獨
立古今常一日不改無所不在曰周行所
在皆通曰不殆

蘇註

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來非善
非惡混然而成體其于人為性故曰与物
混成此未有知其主者蓋湛然常存而天
地生于其中耳寂兮無声寥兮無形獨立
無匹而未常變行于群有而未嘗殆俯以
化育萬物則皆其母矣道本無名聖人見
萬物之無不由也故字之曰道見萬物之
莫能加也故強為之名曰大然其實則無
得而稱之也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
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雖逝雖遠然反而

求之一心足矣由道言之則雖天地與王
皆未足大也然世之人習知三者之大而
不信道之大也故以實告之人不若地地
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善自然然使人一
日復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
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
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根本也躁者動之甚而煩擾也君主也韓
非云制在已曰重不離位日靜重則能使

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管子曰動則失位靜則自得離去聲輜莊
持反古者凡吉行乘乘車師行乘兵車皆
有輜車在後輜車衣車前後有蔽所以載
行者之衣食器械以其累重故稱輜重榮

轂二

三十五

觀紛華之觀也公羊傳曰常事曰視非常
曰觀處上聲燕處猶燕居超然高出而無
繫著也柰如也乘去聲失根一作失本一
作失臣非今從王輔嗣本

蘇註

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
行不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為根躁以靜為
君行欲輕而不離輜重榮觀雖樂而必有
燕處重靜之不可失如此人主以身任天
下而輕其身則不足以任天下矣輕與躁

無施而可然君輕則臣知其不足賴臣躁
則君知其志于利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
君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
閉無關捷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弃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為要妙

瑕玉玷也謫直革反責也籌策計數者所

用之筭以竹為之捷其偃反拒門木也橫曰關豎曰捷結繫也繩索也約束也襲相傳襲也一作掩襲之襲言密用也傳奕云是以聖人常善救人二十字獨見河上本古本無之

蘇註

乘理而行故無迹時然後言故言滿天下
無口過萬物之數畢陳于前不計而知安
用籌筭全德之人其于萬物如母之于子
雖縱之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無繩而能
約彼方挾策以計設關以閉持繩以結其
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于人非特容之
又善救之我不棄人而人安得不歸我乎
夫救人于危難之中非救之大者也方其
流轉生死為物所蔽而推吾至明以與之

使暗者皆明如燈相傳相襲而不絕則謂
善救人矣聖人無心于教故不愛其資天
下無心于學故不貴其師聖人非獨吾忘
天下亦能使天下忘我故也聖人之妙雖
智者有所不喻故曰要妙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
離復歸于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
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知其榮守其
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于樸
樸散則為噐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

割

守保守也復并扶又反谿谷衆水所注天下極言之也式法也忒爽也足全也長上聲制裁斷也割分裂也

呂註

較二

三

雄動而雌靜雄剛而雌柔雄倡而雌和知其雄守其雌則篤靜致柔和而不倡者也故為天下谿谿之為物受于谷而輸于江海受而不拒輸而不積物之能通而無迂者也能通則常德不離矣人之生也常德

內全與物無迕反為物之所遷則日益以
離唯能篤靜致柔和而不倡則常德不離
而復歸于嬰兒矣白于色為受采于物為
明于行為金于數為四黑于色為不受染
于物為晦于行為水于數為一知其白守
其黑不受萬物之染若晦若水終之于抱
一抱一則能曲能枉能窪能蔽故可以為
天下式為天下式無往而非一則常德不
忒矣不離者不離其故處而已而未必能
不忒也不忒則不差矣嬰兒之為物專氣

致柔不夫其一體之和而已復歸于無極
則嬰兒不足以言之也草木之蕃也為榮
其謝也辱人之所以為榮辱亦若是而已
知其榮守其辱去華歸根雖被以天下之
所甚惡而不能累焉故為天下谷谷之為
物虛而能盈應而不藏而江海之源所自
出者也能為天下谷則反乎其源矣故常
德乃足則又非特不忒而已復歸其樸樸
者真之全而物之混成者也唯其混成而
未為器故能大能小能曲能直能短能長

能圜能方無施而不可則無極不足以言
之也然則守其雌守其黑守其辱足矣安
用知其雄與白與榮哉蓋守之以為母知
之以為子守之以為經知之以為變也樸
散則為器器之為物能大而不能小能曲

穀二

三六

而不能直能短而不能長能圜而不能方
故聖人用之為官長而已非容非公公乃
王之道也若夫抱璞以制天下其視天下
之理猶庖丁之視牛未嘗見全牛也行之
于所無事而亡恢恢乎其于游刃有餘地

矣何事于割哉故曰大制不割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墮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取如左氏取我田疇而伍之史記取高帝約束紛更之之取為治之也司馬溫公曰為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通變响音許一音虛羸力為反載始也又任載也墮許規反去上聲陸農師云去甚慈也去奢儉也

去泰不敢為天下先也三者聖人所以取天下也

蘇註

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為之也因萬物之

教二

三九

自然而除其害耳若欲取而為之則不可得矣凡物皆不可為也雖有百人之聚不循其自然而妄為之必有齟齬不服者而況天下乎雖然小物寡衆猶有可以力取而智奪者至于天下之大有神主之不待

其自歸則叛不聽其自治則亂矣陰陽相
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或行于前或隨于
後或响而暖之或吹而寒之或益而強之
或損而羸之或載而成之或隙而毀之皆
物之自然而勢之不免者也世之愚人私
已而務得乃欲拒而違之其禍不覆則折
唯聖人則知其不可逆順以待之去其甚
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于過而傷物而天
下無患矣此不為之至也堯湯之干水旱
雖不能免而終不至于敗者由此故也易

之泰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
宜以左右民三陽在內三陰外物在泰極
矣聖人惧其過而害生故財成而輔相之
使不至于過此所謂去甚去奢去泰也矣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

之所處荆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善者
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
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
謂不道不得早已

好去聲還旋通易曰師衆也處上声善即

有道者也不得已為之難也莊子曰不得已而後動又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又託不得已以養中皆與老子語合果而勿矜以下五而字當讀如於字人方果於彼我獨果于此也矜自恃也伐夸大也驕恣肆也

轍二

四

已止也早已言不久也

蘇註

聖人用兵皆出于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湣秦始皇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



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
者也兵之所在民事廢故田不修用兵之
後殺氣勝故年穀傷凡兵皆然而况以兵
強天下者邪果決也德所不能緩政所不
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勿矜勿伐
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為勿強也壯之必
老物無不然者惟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
若沖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強天
下壯亦甚矣能無老乎無死乎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

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佳謂佳之也溫公曰兵愈佳則害人愈多惡去聲處上聲下並同左為陽為生右為陰為死恬澹安靜也美即佳也樂去聲純甫云此章自兵者不祥之器以下似古之

義疏渾入于經者詳其文義可見

蘇註

以之濟難而不以為常是謂不處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

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言若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

海

蘇註

樸性也道常無名則性亦不拘泥焉故其

為物舒之無所不在而飲之不盈毫末此
所以雖小而不可臣也故匹夫之賤守之
則塵垢糝糠足以陶鑄堯舜而侯王之尊
不能守則萬物不賓矣沖氣升降而合為
一而降甘露胞然被于萬物無不均遍聖

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露之無不及者此
所以能賓萬物也聖人散樸為器因器制
名豈其徇名而忘樸逐末而喪本哉蓋亦
知復于性是以乘萬變而不殆也江海水
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

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賓其所宗

筆乘

道常首章所謂常道也無名首章所謂無名也以其未彫未琢故謂之樸以其曰希

穀二

四十二

曰微故謂之小然能見小而守之者鮮矣侯王若能守是見小曰明者也知子守母者也如此則靜為動君而動為之臣一為萬主而萬為之賓又孰有臣樸者哉始即無名天地之始制者裁其樸而分之也始

本無名制之則有名矣苟其逐于名而莫
止則一生二二生三將巧歷不能筭而種
種名相皆以為實與接為構窮萬世而不
悟陰陽之慘殆孰甚焉所謂不知常妄作
凶也誠知無可以適有則有亦可以之無

是故貴其止止者鎮以無名之樸也知止
則不隨物遷淡然自足殆無從生矣此非
強之也物生于道生物滅以道滅萬物皆
作于道萬物皆歸于道我之性宅我自復
之夫何難之有故江海之宗也川谷水

之派也異派必會于宗殊名必統于道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
不亡者壽

不失其所即易之止其所也羅什曰在生

數三

四十三

而不生日久在死而不死曰壽

蘇註

分別為智蔽盡為明分別之心未除故止
于知人而不能自知蔽盡則無復分別故
能自知而又可以及人也力能及人而不

能及我能克已復性則非力之所及故可
謂之強也知足者所遇而足則未嘗不富
矣雖有天下而常挾不足之心以處之是
終身不能富也不與物爭而自強不息物
莫能奪其志也物變無窮而心未嘗失則
久矣死生之變亦大矣而其性湛然不
亡此古之至人能生不死者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
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玉常無欲
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是以

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汎無繫著也

蘇註

汎兮無可無不可故左右上下周旋無不至也世有物而不辭者必將名之以為

已有世有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物而不生而辭成而不有者唯道而已大而
有為大之心則小矣

筆乘

可名于小爾言不可名小可名于大爾言

不可名大既云可左可右所以非小非大
非小非大所以成其大

執大象天下徃徃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
客止適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
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鼓二

四十四

林希逸云大象者無象之象也天下徃者
執此而徃行之天下也既盡也

蘇註

道非有無故謂之大象苟其昭然有形則
有同有異同者好之異者惡之好則來之

惡則去之不足以使天下皆往矣有好有
惡則有所利有所害好惡既盡則其千萬
物皆無害矣故至者無不安無不平無不
泰作樂設餌以待來者豈不足以止過客
哉然而樂闕餌盡彼將舍之而去若天執
大象以待天下天下不知好之又况得而
惡之乎雖無臭味形色聲音以悅人
而其用不可盡矣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
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

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深淵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歛音吸也聚也張開大也深淵原作淵邦原作國今從韓非本

蘇註

轂二

望

未嘗與之而遽奪則勢有所不極理有所不足勢不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然此幾于用智也與管仲孫武無異聖人與世俗其迹固有相似者也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醫藥巧於應病用智如

商賈巧于射利聖人知剛強之不足恃敏
以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強方相傾相軋而
吾以不校坐待其斃此所謂勝也雖然聖
人豈有意為此以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
居其自然耳魚之為物非有爪牙之利足
以勝物也然方託於深淵雖強有力者莫
能執之及其脫淵而陸則蠢然一物耳何
能為哉聖人居于柔弱而剛強者莫能傷
非徒莫能傷也又將以全制其後此不亦
天下之利器也哉魚惟脫于淵然後人得

制之聖人唯處于柔弱而不厭故終能服天下此豈與衆人共之者哉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道常言道之大常也介甫云言道之主故曰萬物將自賓言道之變故曰萬物將自化作動也鎮者壓定之使不動也羅什曰心得一空資用不失萬神從化伏邪歸正

蘇註

道常者無所不為而無為之之意耳聖人以無為化物萬物化之始于無為而漸至于作譬如嬰兒之長人偽日起故三代之衰人情之變日以滋甚方其欲作而上之人與天下皆靡故其變至有不可勝言者

穀一

吳

苟其方作而不為之動終以無名之樸鎮之庶幾可得而止也聖人中無抱樸之念外無抱樸之迹故樸全而用大苟欲樸之心尚存于胸中則失之遠矣

老子翼卷之二



